

叁、兒童文學類

小鰻魚回故鄉

兒童文學
小說類第一名 黃協兒



黃協兒女士，廣東省臺山縣人，民國三十四年生，臺灣

省立嘉義師範專科學校畢業，從事國民教育工作十九年，現

任臺北市木柵區明道國民小學教師。

這是一條很長的小河，河水從峽谷中汨汨流下，清澈而溫適。每天河水拍打着河底的大石頭，奏着嘩啦！嘩啦！的節拍，河的兩岸，是一片濃蔭密佈的松針樹，鳥兒們在林子裏，追逐嬉戲，夜晚聽著河水淙淙的流唱著。動物們拿小河當梳粧鏡，野鴨在水面上掠過，嘎嘎的叫聲，響徹了山谷，這真是一塊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啊！

感情和睦的鰻魚媽媽，和鰻魚爸爸，就住在這清澄美麗的河中，無憂無慮的生活著。尤其現在，這秋高氣爽的季节裏，他們更是快樂，因為鰻魚媽媽的肚子，愈來愈肥胖，她快要生小寶寶了。

這天，鰻魚媽媽對鰻魚爸爸說：「我們的孩子快要出世了，按照我們野生鰻的習俗，我要到河水的下游，靠海的地方去，把孩子生下來。我準備明天就動身，你要好好的照顧家，我會把孩子們帶回來看看你的。」

「這是一段很辛苦的旅程啊！你受得了嗎？」鰻魚爸爸無限愛憐的說。

「受得了。爲了我們的孩子，任何苦，我都受得了。」

「也好！那就難爲你了，你可要當心人們的誘餌唷！因爲現在是你最肥的時候了。你一人出遠門，要多保重，記著快點回來

。」

第二天一早，鄰居小蟹一家人也出來送行。鰻魚媽媽和鰻魚爸爸話別後，帶着大家的祝福出發了。

鰻魚媽媽順流而下，速度好快，尤其最近河水特別湍急，她幾乎不必費力，一下子就能游到好遠的地方去。她覺得外面的世界跟家鄉不一樣，外面有許多人，他們划着小船，他聽到人們在船上高唱的歌聲，好想停下來，但是爲了孩子的快出生，她必需快速向前。

魚媽媽游得好累好餓，看到前面的小虫，肥肥的，白白的，口水都快流出來了，她正想一口咬下去，但是想想：「不行啊！這一定是人們釣魚的魚餌，我可不能上當。」她對自己說著，於是小心的從小虫旁邊游過。即使累了，也得躲在隱蔽的地方，不讓人們發現。

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旅行，大海已經在望了。那一望無際的海水，藍得那樣亮麗逼眼，又那麼舒服，那麼安適，鰻魚媽媽高興極了，這真是一塊好地方，她想：「怪不得我們的祖先世代都要到這兒來生產呢！」於是她找了一處海灣較多的地方，用海藻編織搖籃，用力產下一大堆的卵，當她完成這艱巨的任務，才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每天，太陽從海上湧起，燦爛的朝陽，照耀着海浪，一片波光粼粼，閃動着貓眼兒般的光芒，好暖和的陽光，直射到鰻魚媽媽所生的小寶寶身上。每天鰻魚媽媽守護在海藻邊，用無限的愛心，看著她的孩子們。

日子一天的過去了，一條條小鰻魚，開始像睡醒一覺似的在蠕動，伸一伸懶腰，掙扎的站了起來，再睜開明亮的眼睛，驚奇地張望着這個陌生的世界，打量著他們這一羣兄弟姐妹們。鰻魚媽媽欣喜若狂，充滿愛心的親吻着她的孩子們，並祝福着：「恭喜你們，來到了這個新奇、神祕的世界，你們都是我的好孩子。」

孩子們也都以感謝的心情回報媽媽說：「謝謝媽媽，把我們帶到這光明美妙的世界來。」

小鰻魚們來到這個世界，簡直忙透了，兩隻小眼睛不停地觀看著這美麗而奇妙的世界。當他們看見一個好大的怪物，口裏吐着白煙，拉長著喉嚨，不停地在吼叫，魚兒們嚇慌了，擠作一堆。

「媽媽、媽媽，我們好怕怕！」

「不要怕，那是輪船，是個很有用，又會動的大倉庫，它可以把好多好多的貨物，運到很遠的地方去，他們不會傷害我們的。」

孩子們聽了媽媽的解釋，也就放心了。很快的他們就能適應這廣大的世界，每天他們兄弟姐妹聚集在一起，吃吃、喝喝、玩玩、好不快樂。

一天，媽媽認真地對小鰻魚們說：「你們也不小了，不能再貪玩了，應該多學習學習，多運動運動，鍛鍊強壯的身體，做一個勤勞的乖孩子。」

於是，鰻魚媽媽每天一大早，就趕着一大羣孩子去外面，要他們練習俯衝、仰游、翻滾、連續跳躍等等游泳的動作。

但是孩子們覺得太辛苦了，一個個懶洋洋的不打動兒，他們想，目前這個環境真好，不愁吃不愁穿，又有得玩，有得睡，還要學習什麼游泳，多麻煩，多累人啊！尤其是最小的一個小鰻魚、最肥、最胖，大家都叫他「小胖」，平常好吃貪睡，更會偷懶，總是趁媽媽一個不注意，溜到別處去玩，或是躲在家裏睡懶覺，害得媽媽到處找，媽媽找到了小胖，小胖又一臉不高興的說：「人家不要學習嘛！人家不喜歡運動嘛！」

媽媽說：「學習可以使知識長進，頭腦靈活，以後遇到任何困難，容易應付，同時運動可使身體強健，有力量，將來可以游到更遠的地方去啊！」

「什麼？我們要離開這麼美好的地方，到很遠的地方去呀！哼！那我才不要呢。」小胖馬上表示反對，接著眾兄弟姐妹也嚷了起來：「我不要，我不要離開這個地方。」還把小嘴噘得高高的，氣呼呼的。

鰻魚媽媽耐心地等待孩子們喧鬧過以後，這才親切地對他們說：「孩子們！你們以為這就是你們的家嗎？」

「當然啦！我們生在這兒，這兒當然是我們的家，如果這兒不是我們的家，那我們的家又在那兒呢？」小胖聽媽媽這樣一問，優兮兮的反問他的媽媽說。

「其實啊！我們真正的家，是在那兒好遠好遠的地方呢！」魚媽媽趁勢舉起了手，向大河的方向指去：「從這條河一直向上去，快到盡頭的地方，就是我們的故鄉，那兒山明水秀，風景比這兒更美，更好玩。」

孩子們突然覺得很奇怪，一個個歪著小腦袋，皺着眉頭說：「這就奇怪啦！我們的家鄉不在這兒，那我們怎麼會住在這裏？我們真搞不懂，媽媽快告訴我們吧！」

鰻魚媽媽溫柔地對孩子們說：「告訴你們，我們是野生鰻魚，是一種洄游性生物……」

媽媽才說到這兒，小胖又插嘴了：「什麼叫洄游性生物呢？」

「洄游性生物，就是有許多生長在河流上游的生物，到了一個特定的時候，媽媽們懷孕了，就要降河入海，把孩子生下來，孩子長大了，還要再回到故鄉去，今天你們所以住在這裏，就是這個原因。這是我們祖先經過千萬年的演化歷程，塑造成了這個固定的生活方式，是無法改變的。」

媽媽說到這裏，休息一下，又繼續說：「所以說這個家，是暫時性的象，我們的家，在大河的上游，雖然沒有這兒大，但是那兒風光旖旎，簡直是人間的仙境，沒有危險，非常安適，我們每一個客居在外的人，最後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因為水是家鄉的甜，風景也是家鄉的幽美啊！更何況在那遙遠的家鄉，你們的爸爸在盼望着你們回去呢？」說到孩子的爸爸，鰻魚媽媽面色有些憂傷，出來這麼些時候，真不知道孩子們的爸爸如何焦急呢！

小鰻魚們一聽家鄉這麼好，還可以跟爸爸見面，這下子高興起來，又嚷着說：「好！我們馬上就回去，好棒喔！好棒喔！」鰻魚媽媽趁機對孩子們說：「故鄉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回去的路途太艱險，我們必須逆流而上，和急湍的河水搏鬥，所以媽媽要你們努力學習，認真的鍛鍊身體，和培養持久的耐力，也好克服回家途中的困難。」看到魚媽媽滿臉凝重的表情，孩子們不再嘻笑，不再吵鬧，尤其是小胖還更堅定地對媽媽說：「小胖從現在起，再也不偷懶了，我一定要認真學習。」

於是孩子們開始勤奮起來。天剛破曉，東方還呈現魚肚白色，他們就起來，興高彩烈地跟着媽媽學習各種技藝，媽媽教他們怎樣搖擺魚尾和胸鰭，怎樣站直身體，又怎樣跳躍才能達到最高最遠，還告訴他們，越是美味的食物，越是不能嘴饞，不要貪圖一時的享受，而上了釣魚人的鉤。孩子們每天勤勉的學習，魚媽媽瞧見孩子們一天比一天健壯，一天比一天懂事，心裏好安慰，不由得忘記自己的辛勞。

一天，黃昏時刻，夕陽正托着餘暉，染紅了整個海面。小胖從外面回來，好奇地向媽媽報告說：「媽媽！我看見一艘大船，離我們住的地方很近，船下還有一大片好大的布，細細的格子，像網子一樣，有好多家的小朋友鑽了進去，就出不來了，在裏面大喊大叫的，好可怕呀！媽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經小胖這麼一說，媽媽突然驚慌起來，緊張地向外面一望。「唉呀不好！那是可怕的魚網啊，我怎麼給忘記了，現在正是人們撒網的時候，人們要把我們捉到他們的魚塢裏去飼養，如果一不小心被捉去，那就……」魚媽媽簡直不忍心再說下去。然後大聲的下達命令：「孩子們快集合，趕快集合。」

魚兒們真不愧是訓練有素，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媽媽的面前，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一點紊亂，清點一下人數，全部都到齊了。

，魚媽媽鬆了一口氣，擦擦額頭的汗，對孩子們說：

「你們的身體也鍛鍊得差不多了。現在春天也快來了，正是我們該回故鄉的時候，而且目前的處境非常危險，一不小心，就有被捕魚人捉去的可能，爲了爭取時間，我們趁着今晚天黑的時候，趕快離開這兒。」魚媽媽深深地吸一口氣，鎮定自己的情緒，免得孩子們慌亂起來。

好不容易挨到了天黑，星星一顆顆爭先恐後地從黑色的大布幕裏伸出頭來，像撒了一地的珍珠，也照亮了整個海面，還不停地在向魚兒們眨眼睛。

是魚兒動身的時候了，大夥一齊出發，排着一列列整齊的隊伍魚貫前進，魚媽媽在前面探路，還不時地回頭擺姿勢，示意魚兒們浮沉或前進，他們進行的速度很慢，只能靠着那點點的星光行動，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走了好一段路，魚媽媽看見已經到了安全地帶，於是宣佈休息，明天一早再繼續前進。

黑夜沉沉，魚兒們很快的進入夢鄉，只有鰻魚媽媽睡不著覺，隨時得注意四周的情況，還不住地祈禱上天，保佑他們一家小小的平安。

當朝陽又露出蘋果似的臉蛋，魚媽媽叫醒孩子們，堅定的說：

「從現在起，就要開始漫長的旅程，我們要拿出勇氣，不管遇到什麼危險，遇到什麼困難，我們都要克服，不能後退，還有一定要遵守紀律，絕對不可以單獨行動，媽媽會隨時照顧你們的。」

魚兒們乖乖的跟着媽媽，當他們回頭遙望着原來住的地方，大船上的捕魚人正在收網，看那沉甸甸的樣子，不知誰家的孩子又被捉去了，好可憐啊！魚兒一面替自己慶幸，一面爲他們惋惜不已，現在這一羣鰻魚真是成了漏網之魚了。

游啊！游啊！游過了大海，來到了河口，那汨汨奔流的河水，激起雪白的浪花，一波接一波，好驚險。

「首先我們要勇敢的跨進河口，順着小河逆游而上，走向回故鄉的路程。」

孩子們緊隨着媽媽，剛跨河口，就嘗到河水的衝力，一個接一個被河水又沖了出來。

「不要怕，這才開始呢！把身體挺直一點，不要橫着游，使勁扭動身體向前划，一定過得去。」

小魚們聽了媽媽的鼓勵，信心大增，拿出平日媽媽訓練的方法，終於跨進了河口，進入了河道。

有了剛才的經驗後，魚兒們已經不再怕河水的衝力了。即使有時候被沖得倒退幾步，他們仍然笑嘻嘻的奮勇向前。

這條河的下游很平坦，魚兒們游得十分順利，但是也遇到不少麻煩。兩岸的居民常常拋棄廢物，像木材啦，空罐啦，他們得小心的閃躲，免得被割傷。還有人們喜歡垂下釣餌，引誘他們上鉤，他們要控制自己，不貪吃美味的魚餌，否則就後悔莫及了。漸漸的小河進入了城市，魚兒們也趁機觀光一番，城市裏的白天好熱鬧啊！行人在熙熙攘攘忙來忙去。到了夜晚，一盞一盞的路燈，好像一串珍珠，也像一串鑽石，在閃閃發光，遠處的霓虹燈，形成一片燈海，好絢麗，好燦爛。魚兒們被這城市的美景迷惑了，不禁對媽媽要求說：「我們就在這裏住下吧！」

小鰻魚們爲了沉迷城市的繁華，竟然忘了回故鄉的事。

媽媽說：「傻孩子！外面的風光再好，也不如自己的家鄉好，愈美麗，人愈多的地方，也是最危險的地方啊！我們還是趕快奮力向前吧！」

離開城市後，進入了鄉間，兩岸再也沒有過去的熱鬧繁華，代替的却是冷清寂靜，岸邊山上，長着茂密的叢林，爲山坡撐起了綠色的遮陽傘，蕨類、小草也把山坡染得一片綠意盎然。

漸漸地，河道愈來愈狹窄，河面也愈來愈陡斜了，河水沖擊着大石頭，形成洶湧的急流，魚兒們正面臨了又一個困難的考驗，好幾次，小魚兒被急流沖了回來，連翻了幾個跟頭。鰻魚媽媽又在大聲的喊叫說：「沒關係，不要怕，跌倒了，再爬起來！」媽媽的安慰，使得魚兒們愈挫愈勇，先後征服了許多困難，排除了多重障礙，不知游了多少個白天，游餓了就隨便吃些水藻充饑，累了靠在一起休息，這一家人，永遠向上，絲毫也不懈怠。

游過了好長一段艱苦的旅程，多麼盼望能有平坦的路途，也好緩和一下緊張的情緒。可是誰也沒想到，卻又來到了另一個奇怪的地方，這裏的河床很陡，河水更是湍急，前面有一層層的臺階，河水從最高的一層順它臺階直瀉而下，遠遠望去，好像是一條彎彎曲曲打了摺的白色帶子。

魚媽媽看着這一羣嚇呆了的小鰻魚說：「這是魚梯，是好心的人們爲我們築造的梯子，也是爲我們鋪設的專用通路，可以減緩河水的流速，讓我們能够比較容易的游過去。」

「那麼高，那麼多層的梯子，可以游得上去麼？」

「媽媽不是教過你們各種跳躍的技巧嗎？現在正好用得着，就像人們爬樓梯一樣，一層一層的跳上去。」

小魚們從來沒有跳過魚梯，他們好害怕，瞪着那奇怪的梯子，兩眼發愁，誰也不敢嘗試。

魚媽媽看到孩子們這樣害怕，於是親自做了幾個示範動作，輕而易舉的連續跳到第三層，昂起頭向小鰻魚們說：「就照這樣跳，越是不害怕，也越有勇氣，只要跳過了梯子，前面就是我們的家了。孩子們，快努力的跳吧！家鄉在向我們呼喚啦！」

小魚們看到媽媽堅毅的神情，激起了百倍的勇氣，終於排好了路隊，嘗試着往上跳了。

雖然媽媽跳起來那麼輕鬆容易，孩子們却好困難，有的跳了幾層，便沒有力氣了，有的好不容易跳了二層，却被急流沖下了一層，還有的一層要跳好幾次。

最可憐的要算小胖了。身體重，力氣小，接連跳了好多次，摔得頭昏眼花，全身傷痕累累，就是跳不上去。

小胖急得大喊：「媽媽、媽媽，我跳不上去怎麼辦？」魚媽媽安慰他說：「不要急，也不要怕，穩住情緒，再試試看，只要努力不灰心，一定會成功的。」

小胖鼓足了勇氣，咬着牙用力一跳，還是沒跳上去，又失敗了，他累得筋疲力竭，像洩了氣的皮球似的，竟然哭了起來：「媽媽，我：我：我不要：不要跳了。」

魚媽媽瞧在眼裏，也跟着着急起來。

「小胖乖孩子，別洩氣，等媽媽把哥哥姐姐們送下去，再來陪伴你。」

魚媽媽在不停地為小胖的哥哥姐姐們加油，鼓勵他們，讚美他們，就這樣子好不容易一層又一層地全部跳上去了。

現在只剩下小胖了，一個人倚靠着魚梯在流淚，又氣又急，在氣自己以前太貪吃，太懶惰，急的是，萬一跳不上去怎麼辦呢？

魚媽媽替小胖擦乾了眼淚，一面開導他說：

「傻孩子，媽媽陪着你，不用怕，失敗是成功之母，只要堅定信心，最後一定會跳上去的。」

小胖聽了媽媽的一番話，不再頹喪，重新燃起了鬥志，心頭在想：「這一次只許成功，不能失敗，一定要跳上去。」

魚媽媽要小胖擺好準備跳躍的姿勢，集中了意志和力量，小胖滿懷著信心，隨着媽媽的口令，奮勇一跳，驚喜的叫了起來：

「啊！我跳上去了，我跳上去了。」魚媽媽很高興，但仍然在鼓舞着她的孩子說：「就照這樣跳，人們常常拿我們奮勇向上的精神，來做為他們的榜樣，可不要教人失望哦！」

雖然小胖已經氣喘如牛，混身疼痛，但是他仍然噙住淚水，咬緊牙關勤勤勉奮地跳完了最後一層魚梯，小胖終於又跟他的哥

哥姐姐們會合了，全家人歡喜地擁抱在一起，魚媽媽更是激動的流下了欣慰的眼淚。

「孩子們，我們已經越過了全程最驚險的障礙，剩下的路程就不遠了，再游半天的光景，我們就可以回到美麗的故鄉，孩子們，再向前吧！」

小鰻魚們，經過一段緊張刺激的旅程，都更成熟，更勇敢，也更健壯了，他們歡喜的一面吹着口哨，一面向前游。水愈來愈清，水質也愈來愈甜美了，岸邊的樹木，蒼鬱翠綠，真是美極了。

鰻魚媽媽首先叫道：「家鄉到了！家鄉到了！」

那望眼欲穿的鰻魚爸爸，正等在門口歡迎他們，吻着他的每一個孩子，也誇獎着他們說：

「勇敢堅強的孩子們，你們一路辛苦了。」

「孩子的媽媽，你也一路辛苦了。」

小蟹一家人，也出來迎接他們，踮起了腳橫着步伐跳起了土風舞，只樂得不會鼓掌的小青蛙們，伸直了脖子，呱呱！呱呱！的叫個不停。

最頑皮的小鰻魚小胖，一時興起，也唱了起來：

我的家鄉水最清，

我的家鄉水最甜，

我美麗的家鄉，

在那遙遠的地方。

我愛我的家鄉，

不怕山高路途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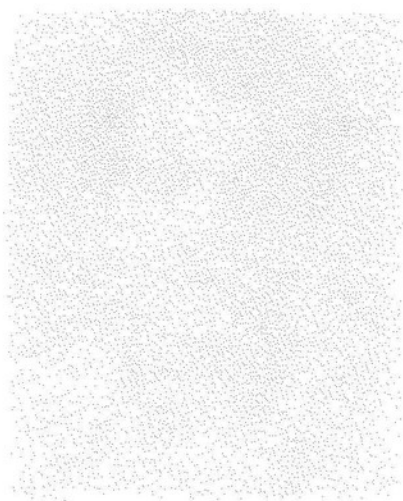
我愛我的家鄉，

更是不畏懼艱難。

勇往直前，
逆流而上；

啊！

我終於回到了我的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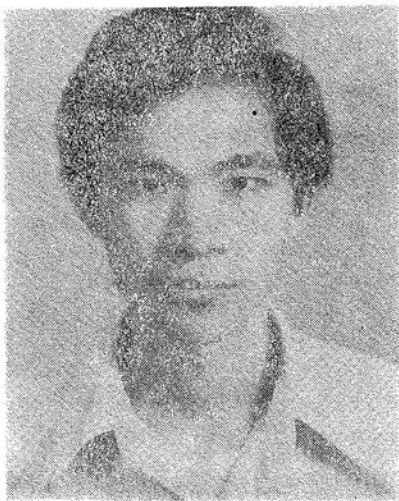
（此處為一段模糊不清的文字，可能是分隔符或裝飾性標題）

（此處為一段模糊不清的文字，可能是正文內容）

（此處為一段模糊不清的文字，可能是正文內容）

山谷裏的野螺

兒童文學
小說類第二名
呂紹澄



呂紹澄，臺灣省新竹縣人，民國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生。新竹師專畢業，現服務於新竹縣關西鎮南和國民小學。作品以短篇小說為主，散見各報章雜誌。六十五年曾以「樹梢上的月亮」獲教育部主辦兒童文學創作小說組甲等獎，七十一年又以「山谷裏的蝸牛」獲得小說組第二名。

七月十八日

連續下了一個多禮拜的雨，到處都是濕漉漉的。

皮球從沾滿雞屎的矮小雞舍，找了一個空了的肥料袋，戴上斗笠。天還沒有亮，雨已經停了，天空仍然是陰沉沉的，像被人潑過墨汁一樣，皮球走到鴨蛋家，拉開了嗓門。

「鴨蛋！撿蝸牛去。」

「來囉！」

那隻原先是十分潔白，現在沾滿了黃泥巴，變得髒兮兮的矮小北京狗，比鴨蛋更早一步出來，在皮球的四周，忽前忽後的跳躍著。

「該給牠洗澡了。」皮球伸手摸摸狗的額頭。

「這種鬼天氣，替牠洗澡有什麼用，馬上又弄髒了，隨牠去吧！」

皮球和鴨蛋肩並肩走在一起，經過雜貨店門口，牆壁上有一張被雨淋得褪了顏色的紅紙，仍然可以辨認出上面的字。

「本商店收購蝸牛（野螺），每公斤八元」

他們每一次經過這裏，都會忍不住朝牆壁張望，那張紅紙每隔一段時間，主店的主人就會把它更換一張新的，使它看起來更顯眼，表示仍然在「繼續收購」中。

走過了雜貨店，他們轉入一條溪谷，說它是「溪」，實在有幾分誇大，其實是一條山澗，平時是乾涸的，只有在下雨天，才會淙淙的流出泉水，一個禮拜以來，山澗的流量不斷地增大，鴨蛋和皮球沿著山澗旁邊的草地往上走，一路低頭尋找野螺的踪跡。

「我們還差多少錢？」皮球問。

「快了！」鴨蛋一連撿起三、四隻野螺放進袋子裏：「假如買品質比較差的，大概够了。」

「我們要買好的，要買就買好的。」

「我也是這麼想。」

皮球和鴨蛋都很喜歡釣魚，一到假日，必定拿著釣竿去釣魚，學校旁邊有一條終年流水不斷的大河，而且魚蝦很多，不過，很令他們洩氣的是，他們只有簡陋的釣竿，是在山上砍下來的桂竹製成的，笨重而且不方便，彈性也不好，每一次坐在河隄上垂釣，和其餘的釣徒所使用的釣竿比較起來，真是相形見绌，令他們自慚形穢。

「總有一天，我要買那樣的釣竿。」皮球經常這麼說。

「我也要買那樣的釣竿。」鴨蛋也說。

他們所謂「那樣」的釣竿，是可以折疊成好多節，要用的時候才慢慢抽出來的。隔了很久，他們才知道，那種釣竿是用玻璃纖維製成，既長又直，而且十分輕便。鴨蛋和皮球所使用的桂竹釣竿，只有七尺長，釣餌不能甩到河的中央去，只能在淺水的地方釣一些小魚、小蝦，別人所使用的玻璃纖維釣竿，有十二尺、十五尺，甚至十八尺的，可以把釣餌甩到河流的中央，經常釣起比巴掌大得多的福壽魚、鯉魚，這是令皮球和鴨蛋十分羨慕的。

鴨蛋曾經向爸爸提出，買玻璃纖維釣竿的要求，爸爸把臉一沈。

「買什麼釣竿？自己不會賺錢，就不要亂花錢。」

鴨蛋又轉向母親要求，一樣沒有結果，皮球的情況也差不多，家境小康，沒有多餘的錢買奢侈的釣具。

「我們爲什麼不自己賺錢呢？」有一次釣了半天，什麼也沒有上鉤，皮球向鴨蛋提出建議。

「好啊！」鴨蛋說：「我們太小了，能够賺什麼錢呢？又有誰願意雇用我們。」

「只要我們下定決心，一定可以正正當當的賺到一筆買玻璃纖維釣竿的錢。」

「我們一起想辦法，一起去賺錢，一起買釣竿，將來一起去釣魚。」

「好！就這麼決定。」

兩個人緊緊的握著手，願意爲共同的理想去奮鬥。

他們第二天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們這裏正需要人幫忙。」工地的老闆望著那一堆磚塊：「大卡車開不進工地現場，我們需要請人搬到工地來。」

「我們可以做到。」鴨蛋拍拍胸脯，其實他的胸脯是扁平的，不像皮球那麼結實。

「這裏總共有一千個磚塊，搬到我指定的位置排好，就給你們工錢，你們要求多少錢？」

「我們是小孩子，你是大老闆，隨便賞點錢就行了，反正建築公司的大老闆不會讓小孩子吃虧的。」皮球說。

「你真會說話，小朋友。」大老闆摸摸他的頭：「四佰塊，你們做不做？」

「當然做。」鴨蛋和皮球搶著說。

四佰塊是一個開始，再有幾次這樣的機會，就可以買到一支玻璃纖維釣竿了。

皮球和鴨蛋立刻捲起袖子，利用一部手推車搬運，一次可以搬運十幾個磚塊。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們已經把所有的磚塊搬運

過去，完成了一件大事，兩個人都吹著口哨回家。

他們真正覺得累，是第二天起床以後，都覺得兩手酸痛，連拿筆寫字都沒有力，上廁所坐在馬桶上，兩條腿不停的顫抖。幸好老闆看過之後，非常滿意，付給他們一張伍佰元大鈔。

「剩下的賞給你們，但是不要亂花。」老闆說。

「不會的，我們要把錢存起來，準備買一支玻璃纖維釣竿。」皮球說這句話的時候，好像一支現成的玻璃纖維釣竿擺在他眼前，那樣的叫他興奮。

「釣竿？」

「是的，我們是釣魚迷，不過，我們一直沒有一支好的釣竿。」

「原來如此，怪不得你們那麼賣力。」

他們輪流保管那張伍佰元的大鈔，並不是不信任對方，而是那張伍佰元大鈔就像一盞明燈，看到那張大鈔，彷彿就看到一支漂亮的釣竿，會使他們感覺到萬分的滿足。

他們一直期待工地還有磚塊可以搬，可是一連幾天都在下雨，工地暫時停工了，老闆也好多天沒有來了，他們購買釣竿的基金，始終停留在伍佰元，那僅僅是買一支玻璃纖維竿三分之一的價錢。

這幾天河水上漲，是釣魚最好的時機，河水渾濁，魚比較有安全感，會大口的咬餌，有好幾個人釣上三斤以上的大鯉魚、草魚，而且慕名而來的釣徒越來越多，把河隄都擠滿了，偏偏他們沒有好的釣竿，失去了大好機會。

有一天，他們上學經過雜貨店門口，被商店牆壁上的一張紅紙吸引住了，皮球大聲唸出來。

「本商店收購蝸牛（野螺），每公斤八元」

「鴨蛋！」皮球手舞足蹈的說：「你說奇怪不奇怪，像野螺那樣髒的東西，居然也有人要。」

「不會是商店在惡作劇吧！蝸牛是討厭的東西，扔掉都來不及，怎麼會有人要收購呢？」

「我們先問清楚再說，免得空歡喜一場。」

他們跨入商店的大門，一切都不必懷疑了，裏頭有一個大籬筐，已經裝了不少蝸牛，表示早已有人送來了。

從此以後，皮球和鴨蛋每天放學回家，把書包一扔，拿了一個肥料袋，到處尋找野螺，他們從小在鄉村長大，對野螺的習性十分清楚，野螺喜歡在潮濕、陰暗的地方，鄉下的婦人喜歡在山澗旁邊的草地上，用尼龍網圍一個菜園，是野螺出沒的地方。剛開始，一天可以撿十公斤左右，漸漸的，野螺的數量少了，撿野螺的小朋友却多起來，競爭激烈，每天只能找到二、三公斤，他們爲了買釣竿，只好到更遠的山谷去尋找。這個時候，他們存款的數目已經超過一仟元大關。

「我們可以先買一支釣竿，兩個人輪流釣。」皮球提出建議。

「我也有這個打算。」鴨蛋把目光投向大河：「這幾天河水渾濁，真想去釣個過癮。」

「我們到街上的釣具行問問看，看價錢還差多少？」

他們一同上街去釣具行選擇，看中了一支米黃色十五尺玻璃纖維釣竿，外表非常好看。

「這是高級品，算你們一仟二佰塊好了。」

皮球和鴨蛋盤算一下，存款基金已經有一仟一佰四十五元，光是買釣竿尚差四十五元，但是加上釣鉤、浮標、鉛片、釣線……，至少還差兩佰元。

「我們過兩天來拿好嗎？」皮球說：「我們還差一點錢。」

鴨蛋也說：「請你幫我們保留幾天，等錢湊足了，馬上就來買，到時不能故意漲價喔！」

「三天之內我替你們保留，假如沒有來買，我就賣給別人了，這種高級品銷路很好。」

爲了再湊足兩佰元，皮球和鴨蛋每天提早起床，天沒有亮就起床撿蝸牛，一方面清晨蝸牛較多，等太陽出來大部份都躲到石洞去了，一方面清晨的競爭者畢竟少了很多。

他們沿着河谷的草地往上走，太陽還沈睡在山谷裏，或許已經爬上山頭，被濃厚的烏雲遮住，山谷很靜很靜，只有偶爾傳來幾聲鳥鳴及雞啼，劃破了寂靜，「早起的鳥兒有蟲吃」，這句話說得一點也不錯，翠綠的山谷升起陣陣炊煙的時候，已經撿了半袋子的野螺。

「我們回去吧！」皮球說：「加上前兩天撿的野螺，錢大概够了。」

他們繞到另一條山路回來，沿途又撿了幾隻，商店的主人秤過之後，加上前兩天的，一共算給他們二佰六十元，終於够買一隻釣竿及釣魚器具了。

走出商店，又開始下雨了。

「真是討厭的雨呀！」皮球看看陰暗的天，把眉頭皺得緊緊的。

「要不是下雨，也不會出現那麼多的蝸牛，我們也沒有足夠的錢買釣具。」鴨蛋說。

「看來我們還得感謝老天爺哩！」

「我們什麼時候去把那支釣竿買回來？我一閉起眼睛，就想到那支釣竿。」

「我昨天晚上還做了一個夢。夢見拿著那支釣竿，神氣活現的坐在河隄上釣魚。」

「我們現在就去買回來。」鴨蛋顯得十分興奮。

「這麼大的雨，恐怕沒有辦法去了。」

四面八方的烏雲，好像都一齊擁向這座安詳農村的上空，雨點連綿不斷的掉下來，看它的樣子，好像一排排銀白色的箭枝；聽它的聲音，好像萬馬在奔騰，氣勢十分的雄壯，許多過路的人，都擠在這家窄小的商店走廊下，大家看着不停的大雨，都憂心如焚。

「雨再不停的話，恐怕要造成災害了。」大家都這麼說。

「買釣竿的事，只好等天晴再說。」皮球說：「這麼大的雨誰也上不了街。」

鴨蛋也同意了，兩人撐起雨傘，在傾盆大雨中慢慢的走回家。

七月十九日

整個晚上，皮球都聽見雨點敲打在窗戶上的聲音，叮叮咚咚，玻璃假如是一面小鼓，雨點就是脾氣暴躁的鼓手。

天亮以後，雨仍然沒有停，皮球把那筆買釣竿的錢數了又數，一共是一千四百零五元，心想：等天晴了，第一件事就是買釣竿。

吃過午飯，皮球習慣性的睡了一個短暫的午覺，起床以後，去找鴨蛋，打開大門，自己都嚇了一跳，門前的一條排水溝，夾雜著污泥，凶猛的向下急沖，連馬路也被洪水覆蓋，分不清那裏是水溝，那裏是馬路了。

「皮球！」媽媽在外面喊他：「我們把水溝疏通一下，水就要淹到客廳了。」

皮球這時才覺得事態嚴重，小心翼翼的涉水而過，水位幾乎到達他的膝蓋，幾次沖得他站不住腳。媽媽正拿著鋤頭疏通水溝，把平時積存的垃圾撈起來。皮球知道什麼地方有破爛的臉盆、水桶，阻礙了洪水的宣洩，就捲起袖子，在污水中摸索，很快的撈起了幾塊塑膠板，洪水可以順利的流出，水位也降低了許多。

「爸爸呢？」

工作告了一個段落，皮球想起一個下午都沒有看到爸爸。

「到田裏去了。」媽媽說：「聽說田也積水了。」

皮球撐起雨傘，去找鴨蛋，却在半路上碰了頭。

「你家有沒有怎樣？」鴨蛋問他。

「中午的時候，客廳差一點進水，現在已經退了。」

「我家積了那麼高的水。」鴨蛋比著自己的腳踝：「冰箱椅子墊高起來，不然早就報銷了。」

「我們去看大河的河水，一定漲得很高。」

「我也正想去看，聽說水位快要淹過河隄了。」

「我們去看看。」

他們用跑步的方式，跑到大河上的一座水泥橋，那裏擠滿了關心橋樑及河隄安危的人，他們都露出憂慮的表情。河隄的另一邊是一片良田，要是河隄沖垮了，情況就不堪設想了。

河水比平時上漲了幾十倍，澎湃洶湧，看過去汪洋一片，十分嚇人。

「垮了！垮了！」有人高聲喊叫。

人羣中起了騷動，大家都伸長脖子，長達三百公尺的河隄，中央的部份，已經被洪水沖開了一道缺口，澎湃的河水不斷的朝那個缺口擠過去，缺口不斷的擴大，兵敗如山倒的樣子，大概和這次的洪水沖毀河隄一樣，一發不可收拾，短短的幾分鐘，河隄被沖得支離破碎，洪水從河隄分岔爲兩條，從一大片的良田上席捲過去，良田成了河床，上面有滾滾滔滔的洪水。

「危險！快走！這裏也垮了。」

有人大聲的提出警告，橋樑的引道開始崩潰，大家紛紛往後退，一直到安全的地方才停下來，橋樑兩端的引道，也在轉眼間被沖垮，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水泥橋，像是中流砥柱。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也包括許多因交通中斷而被圍困的旅客，都露出焦急的表情。

這座橋樑是村子對外交通唯一的門戶，引道被沖毀，這個村子成了一座孤島，皮球想起爸爸去田裏，不知道回來了沒有，心中納悶，向鴨蛋打個招呼就回去了。

媽媽告訴他，爸爸剛剛打電話回來，因為交通中斷回不來了，只好住在姑媽家，不必擔心他的安全，等河水退了就回來。

天色漸漸的暗了，通往村子的電桿被洪水沖斷，電力公司的人員無法搶修，電話也不通了，大地被罩上一張黑色的網，有幾分陰森恐怖的氣氛。

皮球家對面的「民衆活動中心」，有很多人在那裏，原來是外鄉來的旅客，被困在這座孤島上，村長安置他們在這裏過夜，都顯露出疲倦，無奈的表情，幾位小孩子依偎在爸爸媽媽的胸前，一直喊肚子餓，爸爸媽媽只能哄哄他，商店裏可以充飢的餅乾

早被搶購一空了。

「他們是需要被幫助的。」皮球想。

「他們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呢？」皮球一面吃飯一面想。

媽媽在屋子裏點上了幾根蠟燭，那是老早買好備用的，現在正好派上用場，屋子裏有了一線光明。

「媽媽！」皮球說：「民衆活動中心有好多人在那裏，沒有蠟燭，也沒有飯吃，好可憐喔！」

「都是過路的旅客吧！」

「是呀！交通中斷了，他們都回不去。我們弄點吃的東西給他們好嗎？」

媽媽停下工作沒有回答。

「商店裏好像還有麵粉，我們可以做些饅頭，媽！妳做的饅頭挺好吃的。」

「你爸爸不在家，我身上沒有那麼多錢買麵粉，再說，做饅頭也要一段時間發酵，不是馬上就能做好的。」

「錢我有。」皮球遲疑了一下：「不過，是和鴨蛋共同賺來準備買釣竿的。」

「拿去買麵粉你捨得嗎？」

「爲了幫助別人，我捨得，只是鴨蛋不曉得會不會怪我？」

「這樣好了，虧你有這麼好的心腸，先去買一袋麵粉回來，我做些蔥油餅給他們充飢，等爸爸回來，再把買釣竿的錢還給你。爸爸不還錢，你只好再去檢蝸牛了。」

「好！就這麼決定。」

皮球和媽媽撐起雨傘，點亮了手電筒出門，四野一片漆黑，母子兩人費了很大的勁，才買回來一大包麵粉。

他們馬上動手，蔥雖然少了一點，但是也香味可口，皮球撐著雨傘，把第一批煎好的蔥油餅送到民衆活動中心，又帶去了幾根蠟燭，那些受困的旅客，把皮球比喻成雪中送炭的聖誕老人，使皮球覺得愧不敢當。

「有誰願意幫我媽媽的忙？她一個人忙不過來。」

立刻有幾位婦人表示願意幫忙，到了皮球家，用兩座瓦斯爐，再加上一座用柴燒的大鍋子，「三管齊下」，蔥油餅香味四溢，皮球把第二批送到民衆活動中心的時候，發現多了十幾件棉被，皮球拍拍自己的頭，真是忙昏了，怎麼沒有想到他們也需要棉

被禦寒，幸好有人想到送來了，不然他們即使填飽了肚子，也要受凍一個晚上。

據受困的旅客告訴他，聽說是一名小朋友，知道這裏有許多人需要棉被，就冒著大雨挨家挨戶去通知，請那些有多餘棉被的人自動送到民衆活動中心，大家被他的誠心感動了，像在冰天雪地保護一把火種一樣，用塑膠布把棉被綁好，以免淋濕了，小心翼翼的送過來，這位小朋友叫什麼名字，大家都不曉得。

皮球就心的是，鴨蛋要是責備他擅自自動用買釣竿的「公款」，他不曉得要怎麼解釋？鴨蛋會不會原諒他？那些錢是他們磨破皮搬磚塊，檢鏹兮兮的野螺換來的，每一塊錢都是十分辛苦的呀！

這一夜，雖然外面風雨瀟瀟，可是民衆活動中心却有溫暖，這份溫暖是皮球和那位不知名的小朋友共同帶去的。

七月二十日

雨終於停了。

「鴨蛋！」皮球急著去找鴨蛋，鴨蛋也急著找皮球，兩人在民衆活動中心前面碰了頭。

「皮球！」

「鴨蛋！」皮球歉疚的說：「對不起！我把買釣竿的錢用掉了一部份。」

「你買麵粉煎蔥油餅的事，全村子的人都在讚揚，村長還說，要把這件事告訴前來採訪災情的記者，請他刊在報上呢？」

「真的？」

「當然真的，買釣竿只能滿足我們兩人的需要，可是蔥油餅却滿足了幾十人的需要，這是整個村子的榮譽，皮球！這件事你真的做對了。」

「對了！鴨蛋！昨天晚上有一位小孩子，挨家挨戶請大家送棉被過去，他們才不會受寒，那位小孩子是誰？」

「我不知道。」鴨蛋紅著臉說。

「他冒著危險挨家挨戶去跑，才應該受到讚揚，我和他比起來，可以說是微不足道，鴨蛋！我一直懷疑那位小朋友就是你。」

「不！不是我！我……我不知道。」鴨蛋突然變得有點口吃。

「就是他！」

一聲蒼老的聲音傳過來，皮球和鴨蛋回過頭去，村長不曉得什麼時候站在背後。

民衆活動中心的大門打開了，有一大羣人走過來，就是昨天晚上在那裏過夜的旅客，皮球和鴨蛋同時認出最前面一位禿頭的胖子，就是曾經雇他們搬磚塊的工地老闆，想不到這一次他也被大水圍困了。

「村長已經把事情都告訴我們了。」老闆說：「你們的精神太叫人感動了，整個村子的人都將以你們爲榮，我送你們一人一套完整的釣具，包括帆布袋、釣竿、箱子……作爲答謝，過幾天我親自送過來。」

大夥不待他說完，把皮球和鴨蛋都舉起來，拋在空中，皮球和鴨蛋高興得眼淚都滾出來，像雨點一樣的落下。

水牛背上的鷺鷥

兒童文學
小說類第三名
徐仁貴



徐仁貴：台東縣成功鎮一株愚誠的小草，現年二十五歲。畢業於三民國小、新港國中、台東師專六七級語文組，結業於省立台北師專師訓班十七期。曾任長濱國小教師、台東師專兒童文學社、心理學社社長。現任長濱國小啟智班教師、「文復會文研兒童文學工作者聯誼會」、「中華民國兒童書法教育學會」會員。雖明知自己筆拙才低，却仍一心熱愛教育、喜好文學，但求此生能將心力紮根在教育的大地上，結果於文學的天空中，即覺充實。

小明慢慢地，慢慢地，像毛虫一樣，爬到沙發的高背上。

「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好忙，沒注意到小明。飯才吃完，他們就扛著鋤頭，準備上山挖地瓜去。」

小明趕緊從沙發上滾下來，站在門口揮手：「爸爸、媽媽、再見！」

跨過一條小溪，轉過一片竹林，爸爸、媽媽的影子就不見了，家裏只剩小明一個人。

「唉！又是寂寞一天的開始。」小明心裏想。

秋天已到，樹葉都顯出乾冷的黃色，加上昨晚吹了一整夜的風，懶散些的樹葉，都躺到了地上來。整個庭院看去，顯得十分零亂。小明無聊極了，急著找事做，便拿起掃把，輕輕地掃著。

「咻啦！咻啦！」是什麼聲音？小明好奇的抬起頭。原來是一羣白色的鷺鷥，從蔚藍的天上橫飛過。

「小明！」好細的聲音。

「誰叫我？」小明東張西望，看不到一個人。

「我在牛的背上。」

「牛的背上？」庭院旁的草地上有一頭牛，正在吃草。誰會在牛的背上？牛的背上根本沒有人，只有一隻羽毛白得發亮的鷺鷥站在那兒。

「就是我，小明。我叫白鷺安安。」

「安安？」小明很好奇，舉手指著即將消失在天邊的鷺鷥羣：「你怎麼不跟他們一道去？想溜走嗎？」

安安搖搖頭：「我看你很寂寞，想帶你去我們鷺鷥村玩玩。」

「真的？」小明好高興：「那我們快走吧！」

「等一下，我還沒吃早飯呢？」安安拍拍肚子說。

「還沒有吃早飯？到我家吃吧！」

安安搖搖頭：「不用了，我在牛背上吃就好了。」

「在牛背上吃？你又沒帶飯包，吃什麼？」

「你看著好了。」安安不再說話，只靜靜的站在牛背上，身子顯得好小好小。

水牛慢慢地，一邊走一邊啃草，好像不知道有隻鷺鷥停在自己背上似的。

水牛的身子笨、走路慢，吃起草來倒是非常靈活，只見他鼻子一頂、舌頭一伸，草便歪著被嚼進嘴裏。至於停靠在草葉上的小蟲子，則被嚇得到處飛亂撞。到底都是些什麼蟲子呢？小明還沒來得及看清楚，安安就像餓壞了的噴射機似的，一口一啄的把小蟲子吞進肚子裏去。

水牛邊走、邊踩、邊嚼，一路上驚起一羣羣的小蟲子，讓安安吃個飽、吃個够。

「這真是最省事的覓食方法。」小明終於領悟安安站在牛背上吃早飯的道理了。

安安吃飽後，伸著長嘴在草地上擦一擦，順便整理雪一般白的西裝，顯得格外有精神。

「小明！你準備好了沒？」

「準備什麼？」

「我又不知道是要坐車去還是走路去！怎麼準備！」

「不走路，也不坐車，我們飛著去。」

「飛著去？我又沒翅膀，怎麼飛？」小明好傷心。

「準備到我們鸞鸞村去啊！」

安安好得意：「別怕，看我的。」說著就把小明丟到水裏去，先揉一揉、捏一捏，再抓起來吹吹風、曬曬太陽，小明突然像洩了氣的氣球，慢慢縮水了。縮啊縮，整個身子變得像乒乓球般大小。

小明坐在安安的背上，像騎一匹白色的飛馬，在天上飛啊飛。安安飛得好高，頭幾乎都碰到了軟棉棉的雲層。這麼高，會不會跌下去呢？小明好害怕。因為安安飛得好慢、很穩，小明就安心多了。他開始從安安的背上，低頭往下看。

哇！房子好小，樹也好小，人尤其更小了，一個個像站著的螞蟥一樣，連手腳幾乎都分辨不出來。

半山腰，有兩個人拿著鋤頭，彎著身子在工作，雖然看不清楚他們的臉，他却知道他們是誰。

「爸爸，媽媽，再見！我要旅行去了。」小明揮揮手說。

越過一座山又一座山，一條河又一條河，他們來到一大片綠油油的稻田邊，降落了下來。這地方好陌生，小明從來沒有來過。

「來！小明！我幫你介紹，這就是寶島最大的鸞鸞村，也就是你們人類所說的桃園縣楊梅鎮，這裏的人類很友善，待我們很好，這裏簡直就像樂園一樣，天空是我們的高速公路，竹林是我們的高樓大廈，尤其那綠油油的稻田，更是供我們隨意吃喝的餐廳。」

「哇！好幸福啊！」小明羨慕極了，再抬頭仔細望望，才看清楚綠油油的稻田和竹林裏，這裏一片，那裏一片，都是白花花

的鸞鸞。

安安回到了自己的村莊，頭抬得越發的筆直和高：「走！跟我參觀去。」

小明還是騎在安安的背上，像騎一頭白色的長頸駝。他們第一個碰見的，是隻叫強強的鸞鸞，強強還很年輕，却已戴上了近視眼鏡。這也難怪，因為強強以前還是安安班上最愛情書的書呆子，以為鸞鸞不戴眼鏡，就不像有學問的樣子。如果他早知道戴眼鏡是這般的辛苦和可笑，他就不敢要戴了，但現在已經太遲，如果他不把眼鏡戴上，天空的高速公路上又要有撞車發生了。

「嗨！強強！好久不見了，還在博士班裏唸書嗎？」

「不！我早就從飛行博士班畢業了，我只是到你們村裏，幫我的小寶寶買降落傘，我怕他們在飛往南方的路上，會累得掉下來。」

「怎麼，你結婚了，還有了小寶寶嗎？總共生了幾個？」安安好驚訝。

強強伸出兩根手指頭，有點兒臉紅，他一定是第一次當爸爸。

「喔！真不簡單，鸞鸞也知道兩個孩子恰恰好的道理哩！」小明心理想。

越過幾塊稻田，他們碰到了一羣活潑的小鸞鸞，正喧嚷不休的在爛泥巴裏玩捉迷藏。

「安叔叔好，安叔叔好，……。」小鸞鸞們個個都很有禮貌，遊戲裏不忘記打招呼，打完招呼，又繼續玩下去。雖然田裏的水和泥土很髒，小鸞鸞們的腳却永遠是那麽乾淨，衣服也永遠是那麽潔白。

在竹林裏，一根根竹子，就是一棟棟樓房，那是鸞鸞們最通風，最涼快的家，走在密密的竹林裏，就好像走在熱鬧的臺北市一樣。

「唏，唏……。」

「咦！這麼大晴天竟然下雨來？」

小明和安安抬頭一看，原來竹枝上有一隻老鸞鸞，正流著眼淚在看一本書。看書怎麼還流眼淚呢？安安和小明都覺得很奇怪。

「老伯伯，您在哭什麼？有傷心事嗎？」

老鸞鸞搖搖頭：「沒有，我只是在看一本有關鸞鸞歷史的書。」

「那你為什麼流眼淚呢？」

老鸞鸞拿起手帕擦去眼淚，嘆了一口氣：「唉！你們都不知道，現在的鸞鸞實在太幸福了。古時候，歐洲的女人都喜歡戴帽子，帽子上如果不插根鸞鸞的大羽毛，她們就覺得難看，一時之間鸞鸞毛身價百倍，所以獵人就到處捕捉他們，要不是對鸞鸞夫婦躲到山裏傳宗接代，鸞鸞們恐怕早就絕種了。」

竹子是鸞鸞們的樓房，一層樓接著一層，接到竹梢去，上面築了好多巢，安安指著其中一個說：「那就是我家。」

小明不免懷疑：「好幾十個巢擠在一塊兒，大小、模樣看起來都相同，既沒門牌，又沒編號，你們怎麼辨認自己的家。」安安笑笑說：「這是鸛鶯村的最大祕密，我當然知道。」

中午，安安在桌上擺了一塊麵包，一盆魚缸，請小明吃飯。小明餓極了，狼吞虎嚥的把麵包吃了一半，然後把另一半遞給安安吃，安安搖搖頭：「麵包都是你的。」

「麵包都是我的，那麼你要吃什麼？」小明很好奇。

安安指著金魚缸說：「我午餐都吃魚。」才說著，就伸出他的長嘴巴，嚥下一條魚，鸛鶯的鰓子既細又長，所以魚被吞下去的時候，還可以看到魚在鸛鶯鰓子裏翻轉擺動的樣子。

吃飽飯後，安安很快地把小明送回家去，舉起翅膀就想飛走。

小明猛揮手，大聲嚷著：「安安，明天再帶我去玩吧！」

「明天不能玩了。」

「爲什麼明天不能玩？」

「因爲秋天已經來到。」

「秋天來到就不能再玩嗎？」

「當然可以，只因爲秋天到了，鸛鶯們都必須到南方過冬，所以不能再陪你玩了，小明，明年見吧！」

「明年見！安安——。」小明的手揮啊揮，揮啊揮的，一忽兒的時間，安安就像一架白色的飛機，消失在蔚藍的天空裏。

找春天

兒童文學
散文類第一名 黃金李



黃金李小姐，臺灣省澎湖縣人，民國四十九年生；六十九年畢業於省立臺南師範專科學校。在校時，曾獲六十八年臺灣省國語文競賽師專組作文冠軍及六十九年度教育部委託中國語文學會主辦的兒童文學創作獎散文類第一名，現服務於澎湖縣西嶼鄉赤馬國民小學。

「春天來了！」

「春天在那兒？」

小弟弟想了半天也弄不清；

迎着東風放長了線，

就請風箏去打聽。

一上課，老師就朗誦了這些詩句。然後說：「春天已經來了，你們知道春天在那裏嗎？」大家聽了都很感興趣，紛紛舉手說我知道，還發表他們的「春天的最新消息」呢！最妙的是彭宜文，他神氣的站起來之後，竟然背書給老師聽。他說：「柔柔的風淡淡的雲，枝頭吐新芽，鳥聲滿樹林。快樂春天已經來臨。」我們聽了都笑了，還有些小朋友也跟著念出聲來。於是我們繼續背「淙淙泉水，絲絲細雨，握地野草綠，滿山桃花紅。美麗的春天來到村中。」「青青的山，綠綠的水，田裏插新秧，白鷺低低飛

，可愛的春天景色真美。」老師大概是看大家都沒有忘記他以前教的課文，臉上一直笑瞇瞇的，這時突然叫停，然後也很神氣的說：老師也會背喔！這最後一段是：「放放風箏，唱唱山歌，換上薄衣裳，池邊看白鵝，春天裏的孩子多麼快樂！」對不對？我們聽了都歡呼起來，老師的聲音真好聽，我們真是快樂的孩子。可是老師卻要大家安靜下來，因為老師的意思是我們要我們去「找春天」，並不是叫我們背書。所以老師說：「那個小朋友站起來跟我說春天在那裏好不好？或者再告訴我們全班，春天來了，你是在那裏看到春天的？」沒想到大家這時候都不知從那裏找起。只有班長和洪玉芬幾個說：「春天在花園裏」，「春天在小鳥身上」，「春大在……」，頑皮的阿輝甚至跟老師說：春天根本看不見，也摸不着嘛！老師笑着等大家安靜下來才說：「好，現在我們一起去找春天。」說著，說著，黑板上就出現了一首小詩：

「春天來了！」

「春天在那兒？」

小弟弟想了半天也弄不清；

迎著東風放長了線，

就請風箏去打聽。

※

※

海鷗說：春天在海上旅行，

難道你還沒聽見浪花打著拍子，

唱出了歡迎的歌聲。

燕子說：春天在天空徘徊，

難道你還沒看見忙來忙去的雲彩，

把天空擦得那樣藍得可愛？

麻雀說：春天在田野裏沿著小河散步，

難道你還沒看見大地從冬眠裏醒來，

梳過了草原的頭髮，又把花朵戴滿了綠樹？

※

※

※

太陽說：

春天在我的心裏燃燒，

春天在水波的臉上微笑，

春天在學校裏，跟著孩子們一同遊戲一同上課，

春天在工廠裏，陪著工人們一面工作一面唱歌，

春天穿過了每一條大街，

春天也走進了每一條小巷，

他輕輕的走進了你的家？

也輕輕的爬過了你鄰居的牆。

小弟弟說：「讓春天住在我的家裏吧！」

我要請他吃最好吃的糖，

春天一定樂意去拜訪每一個人的家鄉。

老師寫完，又拿了一些美麗的圖片給我們看。才讓我們發問，並跟我們解釋我們還不太懂的地方。然後要我們也學著用自己的話，說一說春天在那裏。

林文山是第一個站起來的。他說：「春天來了，樹上的小鳥都飛回來了。許多小動物可以自由了。螞蟥忙著搬食物，蜜蜂忙著造蜂房，鹿先生帶着自己的孩子到碧綠的草地上吃草，蜻蜓到外面練習滑水的技術，農夫到田裏耕種，小朋友到野外放風箏。」

春天像一幅圖畫。」

老師說文山說得很好，其他人也就跟着站起來說了。

蔡耀宗說：昨天我在草地上翻筋斗時，看見草地裏也站了幾朵淡紫色的小花，所以我是在地上找到春天的。如果到了春天，很多花就會像人要起牀一樣，一起牀就趕快去呼吸新空氣，所以他們都探出頭來了。

吳美美說：「公雞啼，小鳥叫，太陽出來了，小貓在屋頂上睡得更甜蜜了，小狗也跑到草地上曬太陽。」

老師說觀察得很仔細，很好。

洪美蓮則說：蝴蝶用輕妙的舞姿歡迎春姑娘。小妹妹穿漂亮的背心裙歡迎春姑娘。

蔡秋雪說：「昨天我們去捉大肚魚實驗時，水已經不冷了。還看到小魚忙著跟大魚游來游去，好像興奮地說：『水暖了，水暖了，冬天已經過去了。』」

老師聽了很高興，一邊誇我們，一邊繼續問大家，春天到了，動物、植物都醒了，誰能用簡短的兒童詩來描寫它們呢？

阿輝爭著說：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蜜蜂一天到晚忙作工。

我想了想才說：「東來一隊小蟻兵，

西來一隻大蟻兵，

大小合力搬米粒，

儲藏食物好過多。」

我才說完，愛唱歌的素梅也站起來說：「×××，×××，大家一齊勤做工，來匆匆，去匆匆，做工興味濃。天暖花好不做工，將來那裏好過多，×××，×××，別學懶惰蟲。」

老師聽了點點頭，要我們別學懶惰蟲。

這時第三排又有人舉手。是彭宜文。他問老師為什麼春姑娘也使蒼蠅和蚊子這些壞蟲醒過來呢？

老師說：「因為春姑娘最公正了，他比多老伯愛大地上的萬物，所以他一到人間就要叫醒所有的動物和植物。」

「那他為什麼也喊醒蚊子和蒼蠅呢？」又有人問。

老師說：「因為春姑娘也愛他們啊！他們雖然壞，只會傳染病和吸別人的血，但是每一年春天，春姑娘都給他們機會，讓他

們改過自新。春姑娘認爲一個人只要能改掉壞習慣或壞毛病，那他還是好人。」

老師的話使最恨蒼蠅和蚊子的小黑大聲說：「那些害蟲真不知羞恥，春姑娘對他們那麼好，還不知道改過。」

老師笑了笑說：「小朋友有沒有壞習慣啊！有壞毛病或不良的習慣都要改喔！要不然大家都成了蒼蠅或蚊子了！」

說得大家哈哈大笑。

剛停住笑，班長又問老師，是不是草綠了，花開了，就表示春天來了。也表示春姑娘在他們身上？老師說：「不錯，春天來的時候，花兒、草兒最先知道，所以春姑娘就先躲在他們身上。」

但是又有人問：爲什麼春天會先到小草身上呢？

小麗說：因爲小草弟弟最盼望春天。

小黑說：是冬天的時候，別人欺侮小草弟弟，小草都不理他，也不跟他們爭，所以春姑娘同情小草弟弟，一到大地就先救出

小草弟弟。

阿川說：「不是這樣子啦！是小草弟弟聽小草媽媽的話，才能度過寒冷的冬天。」

老師就問阿川：小草媽媽告訴小草什麼話？

阿川說：小草媽媽要死的時候跟小草說：「你從小就要爲生活而奮鬥。要用盡力量，想法子從土壤裏鑽出來。沒有爸爸媽媽可以依賴，沒有人來幫忙，一切都要靠自己。只有靠自己堅強的克服困難，才有辦法生活下去。」

老師說他們三個都說得很好。小草是很勇敢的，不怕風，不怕雨。我們很佩服阿川，阿川卻很客氣的說他是從書上知道的。

老師便叫我們有空也要多看課外書籍。……

在這節課裏，最後一個問題的是趙淑媚。我看她從一開始就舉著手想發言了。這會兒老師一叫她，她就著急的問：「老師，我最喜歡春天了。春天裏，可以穿短裙上街，可以玩跳房子的遊戲，可以去放風箏，還可以去游泳。可是春天總會過去，怎麼辦呢？」

蔡秋雪也說「對，如果春天能永遠留在身邊，那該多好。」

但這是不可能的。老師說：如果春天一直留在這裏，那怎麼吃得到夏天的冰淇淋？怎麼享受得到大西瓜、枇杷、葡萄、芒果的甜甜滋味呢？

哇！說得大家都流口水了。

老師就問趙淑媚爲什麼特別喜歡春天？趙淑媚說：「因爲春天沒有夏天那麼熱，不像冬天那麼冷。春天像一個溫柔體貼的家庭主婦，使我們過得很愉快。」

老師又問黃敏輝爲什麼喜歡。黃敏輝說：「我喜歡春天裏的太陽公公，太陽公公的好處多，我要寄信給太陽公公，叫他來我家吃飯。」

我說：「我喜歡春天，是因爲一到春天，什麼東西都越來越美了。」

後來又有幾個人舉手，老師聽了直點頭。

老師說：「春天的確是個讓人喜愛的季節，因爲它給人們舒暢、希望、快樂的感覺，使大地一片欣欣向榮。可是有的小朋友一定要留住春天——留得住嗎？」

老師說：只要我們心裏常感覺到希望、快樂，生活裏也很充實、愉快。那春天不就在我們心中了嗎？那麼春天是不是就不會走遠，就可以隨時回到我們身邊了呢？

大家想了想，好像懂了。我也漸漸明白：原來春天是可以住在我們心裏的。所以過了一會兒，我就跟老師說：「老師，其實我們也可以不去找春天嘛！因爲處處是春天，春天在每個人身上啊！」

老師說：對，你很聰明。春天尤其喜歡和小朋友做伴，只要小朋友勤勞、努力，又有愛心，那每一個小朋友就是春天裏最快樂的孩子了。這樣的孩子，不但能把春天帶在身上，還能把春天帶給別人，使大家都快活，使世界更美麗呢！

老師的話說完，鐘聲也響了。有的人笑著跑出去玩，有的湊到老師身邊問下篇作文是不是寫找春天。老師笑著來不及答。阿輝就說我要寫春天就在我們教室裏。

住在山裏真好

兒童文學
散文類第二名
許細妹

「我家池塘裏的魚已經很肥了，我教你們釣魚吧！」昨天，弘明約了武祥、文夏和我，到他家釣魚。好高興啊！生平第一次釣魚，會是什麼滋味兒？令我一整夜都做著快樂、神奇的夢。

在我們班上，陳弘明的家距離學校最遠，要騎二十幾分鐘的腳踏車，可是，他每天總是第一個到校，幫值日生開窗戶、灑水。老師常常告訴我們：「眼睛疲勞了，就多看看遠山，多看綠色，才不會近視。」因此，下課的時候，大家都喜歡倚在窗邊，看對面那座滿披翠綠的小山；有一次，陳弘明指著它說，他就住在那座山裏，那兒有果園、有花園、有魚池、有養雞場，還有滿山遍野的綠。怪不得嗎，我始終覺得弘明的眼神、態度跟別人不一樣，顯得特別清澈、坦誠，原來是那山、那大自然給薰陶的呵！

「天亮喔——起床喔——」近的，遠的，幾乎所有的公雞們，正使勁兒接力唱著早安歌。奇怪，公雞怎麼也興奮得睡不著覺？才五點鐘而已，就醒來了，是不是牠們曉得我今天要去陳弘明家釣魚呢？

武祥、文夏似乎也等不及啦，比約定的時間早半個鐘頭到我家；三個人笑著、鬧著，說著昨夜的夢。

我們跨上鐵馬，愉快的轉入一條通往山裏的小路；總以為山路不是碎石子就是爛泥巴，一定顛簸難行，哈！沒想到卻是如此的平坦光滑溜，柏油路面在晨曦照射下，反射出耀眼光澤，好像鋪上一條鑽石鑲成的迎賓路似的。噢，誰粗心的灑了大把珍珠在綠毯上？哦，原來是野草叢裏的露珠兒，正展開晶瑩的笑容，一路上對我們眨巴眨巴的，說些關於太陽的故事。

一陣輕風襲來，我們皺起鼻子猛吸：「嗯，好香！」「是桂花吧？」「不，是梅花。」「是檬果花啦！」其實我們三個都說對了，放眼望去，附近果園裏、迎面山坡上，桂、梅、李、檬果爭奇鬥妍的展露花顏，頻送芬芳，和著微風，欣唱春天的頌歌，給淡雅樸拙的鄉野，平添了幾許熱鬧與嬌豔。

「汪！汪！汪！」一條被栓在龍眼樹下的狼狗，朝我們直吠，好兇哦，嚇得我們遠遠的躲在旁邊，不敢再往前進。牠真是一條盡忠職守的好狗呢！

「凱利，別叫！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弘明跑出來，喝止大狗不友善的態度，帶我們進入院子裏。

哇！好寬敞、好漂亮的庭院！瞧呀：又大又豔的玫瑰，紅的、黃的、白的，朵朵迎人，太美啦！還有鳳仙花、大理花、菊花

、九重葛、龍吐珠，以及許許多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兒，生動活潑的擺出各種姿勢，引人讚歎！啊，我們真是走進世外桃源了嗎？

弘明正領著弟弟替花兒施肥、澆水，兄弟倆專注而愉快的工作，細嫩的小臉，被春陽曬得紅通通的，宛如含苞待放的兩朵玫瑰，是那樣的純樸自然，彷彿他們的生命也融入這亮麗的花園裏了。真是不容易啊，如此滿園豐碩的成果，該投注多少的心力呀？如果沒有肥沃土地的滋養、沒有園丁辛勤的血汗灌溉，能嗎？我終於豁然體會出老師告訴我們「沒有國，那有家」的道理啦，我們這些民族幼苗，不是正生長在「國家」這塊肥沃的土地上，受到「政府」辛勤的照顧著嗎？我相信，我們一定能比花兒長得更茁壯，然後變成辛勤的園丁，去經營我們的國家，使它更強盛、更繁華。

「對不起，讓你們等很久了，因為我必須把工作做完，才能陪你們玩。」弘明搓搓雙手，清澈的眼眸中，透出一些歉意。

「沒有啦，是我們早來了十分鐘。我連忙表示錯在自己。文夏爲了岔開話題，接著就問：

「喂，弘明，剛才你給花兒下的是什麼肥料呀？」

「雞大便。」

「啊？雞大便？臭死了！」我們三個掩著鼻子大叫。

「曬乾的，一點兒也不臭，是最好的肥料哩！說起來你們一定不相信，我家的雞大便還賣給別人，一年可以賺兩萬塊錢呢！」雖然弘明一向不說謊、不誇大，可是他這一句話，確實令我們大吃一驚，認爲不可思議。

「我家養了好多好雞，走，我帶你們去看！」

真是浩大、壯觀的場面：好幾萬隻雞被分成十幾組，圈在好大好大的現代化雞舍裏，唧唧啾啾的，好不熱鬧！有的昂首闊步、有的悠遊自得，有的急著爭食，萬頭鑽動，生趣盎然，看得我們目瞪口呆。弘明的父母正在餵雞，提著大桶大桶的飼料和水，忙碌地穿梭於雞舍裏，看到我們來了，和善地朝這邊點點頭，笑一笑，表示歡迎。

「弘明，你們家養這麼多的雞，都沒有請工人啊？」

「嗯，都是我爸爸媽媽親自照顧牠們的，所以啊，那一隻雞生病了、沒吃飽啦、性情不好什麼的，我爸爸一看就知道，可以馬上對症下藥；同時，請工人那有自己照顧得週到呢？花費工錢事小，這麼多隻雞如果發生意外、染上疾病，損失才大哩！我爸爸說，養雞雖然辛苦，但是眼看雞羣一天天長大，健康肥美，心裏就滿足啦！」弘明一定是繼承了他爸爸那種勤勞儉樸的習性，

說起這幾句話來，鏗鏘有力，像個小大人模樣，把我們說得服服貼貼的，猛點頭。

弘明的爸爸個兒不大，中等身材，瘦瘦的，一臉忠厚老實像，讓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好人；弘明的媽媽長得很漂亮，也是中等身材，瘦瘦的，有點兒像電視上「愛心」節目的主持人。他們互助合作、有條不紊的在每個食槽灌滿飼料和水，一切都做完了，就換下工作服，鑽進一輛淺藍色漂亮的小汽車裏；弘明的爸爸搖下車窗，探出頭來，大聲的對弘明說：「好好招待你的同學哦！爸去載飼料，媽去買菜了。」然後「撲撲撲」發動汽車引擎，開走了。

文夏和武祥立刻叫起來：

「哇！你爸爸會開車呀！」

「好棒唷！真讓人羨慕死了！」

「是嘛，弘明。」我也驚奇的說：「原來你們家這麼富有，為什麼你從來都沒說過？而且，既然你爸爸有小包車，為什麼不請他送你上下學呢？」

「對呀，弘明，那樣也省得你每天騎那輛破腳踏車了。」武祥趕快補上一句。

「沒什麼啦，我們家雖然有一個養雞場，一個小農場和一間飼料廠，卻都是我祖父和我爸爸媽媽辛辛苦苦賺來的，那是我爸媽的成就，又不是我的，有什麼好炫耀的呢？而且我每天騎腳踏車上下學，不但可以欣賞山野風景、呼吸清新空氣，還可以鍛鍊身體，一舉兩得。哼，將來啊，我一定要開創比爸爸更大的事業。」弘明聰慧澄清的眼中，流露出堅毅的神采，我們都被這神采震懾住了。

多恢宏的氣度！真奇怪，為什麼我從來都沒想到這些呢？我在父母親的呵護下，要什麼有什麼，吃飽了，喝足了，卡通影片看膩了，就只知道玩耍、儘做些讓父母頭疼的事情，唉，和弘明比起來，可真叫人臉紅哪！曾經有人說過：「將來能做大事的孩子，現在必先表現在小事上；將來要別人信任我們，現在必先從小事做起。」「只會在父母面前流淚的孩子，更是一個永遠站不起來的人。」我想，從現在開始，我應該有所覺悟，有所改變才對。

「嗨！我們去釣魚囉！」弘明拿出四根長短不齊的釣竿，分給我們一人一根，又說：「這是我自己做的；蚯蚓也替你們挖好了，裝在這個小鐵罐了，你們知道不知道，魚最喜歡吃蚯蚓？」

「可是，我不會釣魚——」我玩弄手中的釣竿，心兒砰砰跳，覺得又興奮又刺激。

「沒關係，我家池塘裏的魚，嘴巴饞死啦，很容易上鉤，包準你們每個人都釣個三、四條回家。」

半信半疑的跟隨弘明奔到池邊，摒住氣息，學著他掐斷一小段蚯蚓掛在魚鉤上，然後使勁兒把釣線甩出去！淡綠色的池面，立刻掀起一圈圈漣漪，煞是好看。起初我們總是甩不開，釣線距離池邊很近，弘明叫我們收線重來，幾次以後，終於甩得遠遠的，跟弘明甩的不相上下了。

「魚兒很機靈，所以我們最好不要講話，不然魚會嚇跑了；注意看著浮標，浮標動了，表示魚兒上鉤，不過，這時候不可以拿起釣竿，必須等浮標動得厲害，魚兒確實把魚餌跟魚鉤吃到嘴裏了，才可以行動。」弘明告訴我們，這是他的經驗談。

壓抑著一顆跳躍的心，我把兩隻眼睛死命的盯住那浮標，看它靜靜地停在水面上。「動呀，快動呀！」內心在呼喚著。「啊，動了，浮標動了！」我欣喜若狂的猛把釣竿舉起，只見一條迎著太陽閃爍銀光的魚，在半空中扭動、亮了一下，卻又「撲通」一聲，掉進池裏去。

「啊，好可惜！你只要再慢兩秒鐘就好了，魚兒還沒吃穩哪！」弘明在大夥兒惋惜聲中，加上這麼一句。

那邊，文夏卻舉起釣鈎發愣，他的魚餌被吃光啦，敢情是行動慢了一步？哎，釣魚真還不簡單，學問大著哩！

果真，池裏的魚兒嘴饞得很，頻頻上鉤，我們在弘明不厭其煩的指導下，終於親手釣了幾條活蹦亂跳的魚。生平第一次哪，那滑溜溜的、在我手掌中不斷反抗掙扎的魚，強烈的生命律動，給了我多麼新鮮、多麼驚喜的感覺呀！這和媽媽從市場買回來那種已經冰凍過的魚，是完全不同的。

意猶未盡的提著半桶嘩喇喇活蹦亂跳的魚，走回弘明家休息。弘明漾著笑臉問：

「你們喜歡吃什麼水果？香蕉、芭樂，還是木瓜？」

「這……」武祥、文夏和我，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好意思說，其實早就垂涎三尺了，巴不得每樣水果都能飽吃它一頓。

「沒關係啦，都是我們自己種的，多得很，隨便你們愛吃多少就吃多少，走，我們去摘——」弘明似乎看透了我們的心思，立刻帶頭往果園跑，我們也老實不客氣的跟了去。

哇噻！太棒了，我終於達成願望，站在樹底下，邊摘邊吃最最新鮮的水果啦！等不及擦乾淨芭樂上的泥，我們就「脆卡卡」大口大口咬將起來，又說又笑的，一不小心卻讓那甜膩芳馥的汁液給噙了！我一直盼望能擁有屬於自己的一棵果樹，因此每次吃完水果，不管它是蕃茄、芭樂、橘子、木瓜，我都把種籽灑在洋台上的小花盆裏，天天瞪著它，希望它冒出芽、茁壯、開花、結

果。媽媽常常笑我：「別擺出那種望眼欲穿的模樣兒啦，我們這花盆裏邊兒的又不是自然土，種不出什麼名堂的。」低頭看看脚下肥沃的土壤，再擡頭望望結實壘壘的木瓜樹，我現在才相信，媽媽的話是對的。

「吃了太多東西，我的肚子已經裝不下啦！」武祥摸摸鼓得像皮球似的肚子說。

「是嘛，再吃呀，肚子就要爆——爆炸了！」文夏把最後一截香蕉塞進嘴裏，說話都說不清楚，惹得大夥抱著肚子直笑。笑够了，我情不自禁的由衷讚美：

「嗯，住在山裏真好！」

「是嗎？如果你們喜歡，以後常來玩啊！」

喜歡，一千一萬個喜歡哩！將來長大了，我要想辦法住到山裏來。

門的集錦

兒童文學
散文類第三名 黃雙春



黃雙春。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生於苗栗縣南庄鄉。筆名風美村，民國六十五年畢業於新竹師專，現服務臺中縣神岡國小，兒童詩作品有翅膀的歌聲獲第二屆洪建全兒童文學獎兒童詩組第一名。

我是山上一棟工寮的大門。

這棟工寮，屋頂是用鐵皮蓋成的，一到了下雨天，雨點落下來，叮叮咚咚，像打鼓一樣，使清靜的菓園，發出一陣陣熱鬧的聲音。這時候，雖然寒冷些，加上雨水有時也會濺濕我的身體，我的心情却特別好，因為！雨停了，主人很快就會上山來整理菓園。我最喜歡欣賞主人整理菓園的背影了。

而我自己，也是主人用一塊鐵皮；跟幾枝方形的柳安木條釘成的，樣子雖然談不上美觀，却很堅固很實用，已經具備了工寮大門應該有的條件，所以麻雀在門前的大梨樹上，嘰嘰喳喳，說什麼我沒有主人家的鋁門好看的時候，我一點兒也不覺得難過。我承認自己見識淺薄，鋁門是什麼模樣，我壓根兒都沒有見過，不過！這有什麼關係呢？我是工寮的一分子，主人也沒有嫌我難看，我為什麼要在乎那羣麻雀的話呢？

主人把我關好、鎖上的時候，臉上總是露出信任我的神情，不是嘛，工寮裏的噴霧器、鋤頭、籃子、剪刀、肥料、水缸、水管、鏟刀、農藥等，都需要我看守，如果我不能勝任，主人早就把我換下了。

主人不在的時候，屋頂的鐵皮經常埋怨它們最辛苦了，說：「要是沒有它們的話、風一吹、太陽一曬，雨水一淋，門和那些農具，早就遭殃了。」我聽了，心裏雖然非常不舒服，很想頂撞它們幾句。可是！我想了又想，覺得大家拚命計較誰比較辛苦？誰得功勞比較大？對主人一點幫助也沒有，何況，真正辛苦的，除了主人以外，還有誰呢？

我一直保持沉默，不理會屋頂那些小孩子氣的話，屋頂的鐵皮說了半天，看我一點兒反應也沒有，以為我是啞巴，慢慢地也就安靜下來了。

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主人的生活，簡單扼要的說：早晨上菓園來，除草、噴藥，再不就是剪去多餘的菓樹樹枝，那副殷勤照顧菓園的模樣，簡直和慈母照顧小孩一樣，我看了又看，心中的感動，一次又一次的堆積起來，也不知道有多高了。屋頂上的鐵皮們，終於知道誰最辛苦了，我聽到它們很正經地說：「最辛苦的，除了主人以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了。」啊！其實屋頂上的鐵皮，它們的心腸也不壞呀！

中午，主人坐在工寮裏，打開便當，看著一天天長大的大梨，吃得津津有味。那真是最美麗的享受和感覺，疊疊接著疊疊的果實，一眼看不完，自己的心血，變成了一顆顆碩大的果實，是多麼舒暢呀！

傍晚！主人將我鎖上的一霎那，我注意到了，主人有一雙粗壯的臂膀，很有勁道，換句話說，主人的身體健康結實，絕對錯不了的。因此，月光明亮的晚上，我打破了沉默，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大家，大家聽了，差一點兒興奮地睡不着覺呢！

大梨成熟了。主人載了好多馬糞紙做的紙箱，擺在工寮裏，我們又多了一位新夥伴。

紙箱是用來裝大梨，然後運到菓菜市場去賣的，那些紙箱，很客氣，也很有禮貌，工寮裏的每一分子，對它們都非常有好感。大梨一卡車、一卡車的被運走了，主人黝黑的皮膚，還是掩蓋不住他的笑容，看到主人那麼開心，我們也跟著高興起來。

主人在菓園裏、流過汗，也一直賣力地照顧菓園，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他叫過一聲苦。一天傍晚，那些好事的麻雀，又飛來議論紛紛地說：「你們家主人，終於熬出頭了，他買了一部嶄新的三噸半卡車，可以載自己的大梨了」。麻雀們的話，我們相信了。

在朝陽下，看著主人開車上菓園來，心裏真是擠滿了甜蜜和祝福，雖然我很遺憾，不能親口告訴主人：「我以做他工寮的大門爲榮。」但那又有什麼要緊呢！主人默默地耕耘，默默地與土地和菓園一起生活，樸素又實在，還不是能創造出自己的樂園！

二、

我是一戶農家前院的大門，是用籬笆做的，農村裏的人看不上眼，只有城市人打我身邊經過的時候，才會多看我一眼，說我「很有味道」，也不知道是那一種味道？

這是一戶辛勤的農家，一家人都很勤勞。天剛亮的時候，他們就起床了，大兒子先把我打開，然後他們全家六個人就穿著運動服慢跑，繞過前面的田園四週，折回來的時候，每個人額頭都掛著汗珠，但是神情很愉快。

大兒子穿好電子公司的制服，吃過早餐，發動一百二十五CC的機車，高高興興地上班去了。做爸爸、媽媽的，在一旁叮嚀大兒子騎車要小心，不能超速，反正安全第一就是了。不過，他們臉上少不了笑容，人一有笑容，就顯得可愛多了。

大兒子出門不久，一位背著書包，穿白上衣、藍裙子的國中女生，也騎著腳踏車上學了。她最乖，最近還利用星期日，買了一桶油漆，把我全身漆得又白又漂亮，比起天上的白雲，毫不遜色。

遠處的省公路上，上班的人車愈來愈多了。稻田裏，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了一對夫妻，以及一輛耕耘機，啊！他們不就是我的主人嗎？一定是剛才我太疏忽了，才沒有注意到，他們什麼時候上工的。

我望著耕耘機，又望著在前院花園裏澆花的爺爺和奶奶，回憶愈來愈濃了，有一種忘不了的氣氛，圍繞著我，久久不離散。主人還年輕的時候，耕田靠水牛，收割也好，插秧也好，都靠人力，現在不一樣了，變成機械化了，不過，主人還是一本勤儉的本色，難怪生活愈來愈好了，前一陣子，那屋頂上的黑白電視機天線，還萬分感動地說：「我們家主人最好了，一直不肯把我拆掉，孩子們看彩色電視，他却一個人在書房裏看黑白電視，他並沒有忘記我啊！」耕耘機也說：「主人耕完了田，就把我洗

的洗、擦的擦，既乾淨又漂亮，不要說別人了，自己看了也特別舒服。」

黃昏的時候，機車回來了，國中女生放學回家了，一家子快樂的吃晚餐，我聽到主人說：「時代愈來愈進步了，但這進步，只屬於勤勞和奮發的人。」大兒子說：「爸爸說得一點也不錯，誰勤勞，誰就能開創前程。」在他們談論的當兒，露水沾濕了我，不過，我仍然心滿意足，因為我是一個甜蜜家庭的前院的大門，光是這一點，已經足夠讓我陶醉半天了。

三、

我是一所小學的校門。

我的生活，和那些無憂無慮的孩子一樣，也是多彩多姿的，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我最喜歡天真無邪的笑聲，從我的身邊成串成串的走過。

一個一年級的小朋友，媽媽陪他上學，到了我前面，他堅持要自己走進學校，我聽到他說：「媽媽！我已經長大了，我會自己背著書包，走進學校了，請媽媽回家去照顧妹妹吧！」多可愛的小男孩啊！

每天進出校門的人，實在太多了，我沒有辦法數清楚，也不必去數了，反正天天聽著讀書聲、歌聲、以及小孩子嬉笑的聲音，日子也挺有滋味的。

我後面不遠的地方，有一棵老松樹，它的年紀比我大多了，它跟我說過：「小孩子天天上學，走進校門，又走出校門，幾年後，他們懂事了，知道要努力了，我真是愈看愈開心了。」我的感覺，也跟老松樹一樣。

風吹、日曬、雨打的結果，我逐漸的老舊了，可是！我並不難過，還有那麼多幼小可愛的心靈、天真又活潑地；背著書包走進來；又走出去，我可以看著他們長大、成熟、懂事，日子怎麼會難過呢？

四、

我是一扇通往快樂、幸福的門。

我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但是，我確確實實是存在的，當你走進來的時候，你會發現，我比什麼門都要寬大。走進來以後，世界會充滿著鼓舞的感覺。

我在那裏呢？

不在天上，不在海邊，我就在你身邊。你甚至不必到處找我，我真的就在你左右。

把你的心安靜下來，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不斷地努力、不斷地奮發，衝破一道又一道的困難，看重你自己，愛惜你自己，這樣，你已經把我打開了，不要停下腳步，繼續向前走，高山已經不算高山了，坎坷已經不算坎坷了，快樂和幸福，還

會遙遠嗎？